

# “逆行”路上，守望相伴

■徐 姝

## 两情相悦

2013年7月10日，我的家乡四川省阿坝州遭遇特大暴雨。暴雨引发的山洪裹挟着树木和泥石，从山上咆哮而下，多名修建铁路的工人被困山中……作为阿坝州茂县的一名媒体工作者，接到通知后，我和同事们紧急奔赴救援一线进行采访报道。

那天早上，天还未亮，报道组和救援人员开始徒步进山。看到身穿迷彩的官兵，我心里感到格外踏实。因为一直以来，我对他们有种特殊的情感，不仅是仰望，更是感激。

2008年5月12日的那场特大地震，让我的家乡与外界中断了一切联系，变成了一座孤岛。那时，我将参加高考，周围本来就紧张的气氛变得更加惶恐不安。震后第3天，空降兵某部十几名先遣队员成功空降到我的学校附近。高大威武的他们，安抚了我和同学们的心，让我们重获力量和勇气。这些官兵不仅参与了救援，有的还为我们做了整整一个月的饭。当我看到有记者采访他们时，内心非常羡慕：如果我能为记者，就可以和他们并肩作战了。高考填报志愿时，我选择了新闻专业。毕业后回到家乡，我成了一名新闻记者。

再一次面对险情，我终于能扛起摄像机，与部队官兵一起参与救援了。两天一夜，任务圆满完成，被困工人全部安全获救。

救援结束，我随队返回县城。车停在一座军营门口，身穿迷彩的战士们一个接一个跳下车。我扛着沉重的摄像机，也跟着他们下了车。救援小分队队长说：“快帮徐记者拿一下东西。”其中一个中尉反应最快，第一个出现在我面前。他接过我手中的摄像机，羞涩地看了我一眼，小声地说：“你们辛苦了！”

那天，一大桌子人吃饭，我和中尉正对而坐。我才知道，他刚从军校毕业分配来四川。吃完饭，我和他互留了联系方式，之后断断续续有些联系。

2014年7月的一天，阿坝州茂县国道的一处路段突发山体滑坡，道路被掩埋阻断。他随救援队奔赴一线救援，我也刚好在那里采访报道。我们坚守在各自岗位上，默默担心着对方的安全。

那次，在救援现场，他和战友们从碎石上冒险救援，陆陆续续有伤者从



姜 晨绘

被砸毁的车辆中救出。我和同事在一旁拍摄救援现场画面。一阵小雨过后，塌方处的坡上，不断有零星飞石滚落。鸣笛声响起，所有救援人员紧急撤退。他用手势示意我后退。我因为要保护摄像机，望着突如其来的飞石竟不知所措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他一把拽住我向一块大石后面躲避，并用自己的身体保护着我。

这次经历，让我和他的心越来越近。后来的一天，他约我见面。在一条安静的青石小道上，他拉着我的手说：“做我女朋友吧！”空气里弥漫着幸福的味道，我想都没想便答应了。

一年后，我们约好在5月20日领结婚证，但因他要参加集训只好推迟；我们又觉得“七夕”比较好，可他要季度考核，再次推迟；后来，我们觉得9月9日寓意“长长久久”，也很适合领结婚证，他又有了新任务……算了，日子订了也没用，只要人回来，我们就去领证结婚。

当年10月1日，我去部队看他。在营区的跑道旁，他随手采了一束野花，单膝跪地，向我求婚：“小坑同志，在这个举

国大庆的日子里，希望你能嫁给我！”因为认识他，让我陷入爱的漩涡。所以，我平时叫他“大坑”，他叫我“小坑”。我接过他手里的野花，认真地点点头。2015年底，我等他休假后，在娘家举办了具有我们民族特色的婚礼。

2017年6月24日，我们的儿子刚满两个月。早晨6点左右，我在睡梦中接到消息，茂县叠溪新磨村山体突发高位崩塌，多户村民被困……来不及吃早饭，我匆匆赶赴单位。出门时，看着还在熟睡的儿子，我内心五味杂陈。

前往救援现场途中，他的电话也接二连三打过来。我不想让他担心，一直没有接听。赶到救援现场后，我很快投入工作了。下午4点50分左右，救援队找到一男一女两名遇难者，被发当时，男子将女子护在身下……在悲痛而感动的情绪中，我想到了他。中途休息时，我看到他发来的消息：“我知道你去了现场，别担心，我和战友们也在来的路上。”

天色渐暗，雨依旧未停。因为担心二次塌方，救援工作只好暂停。我焦急地站

在路口等待他到来。一辆辆军车陆续出现，我来回张望，希望能人群中找到他。直到晚上11点左右，我终于看到他的身影。我顾不上脚磨破皮的疼痛，立即狂奔过去紧紧抱住他，眼泪夺眶而出。当他告诉我，车队经过县城，我抱着襁褓中的儿子站在路旁看他们时，我再一次情绪失控……

那次，我们匆匆说了几句话，便奔赴各自的岗位。

如今，我的岗位有了变动，去一线采访的次数比从前少了一些，也有了更多精力照顾家庭。工作之余，我还会发挥自己的播音长处，帮亲朋好友主持婚礼。2019年10月，我被邀请去他的兄弟单位主持集体婚礼。看着一对对新人沉浸在幸福中，我的思绪也回到了与他初识的那一刻，内心非常感动。

我和他因救援相识相知，也因救援守护守望。“逆行”路上，他有他的责任，我有我的职责，我们相互扶持，生命早已融为一体。无论何时何地，只要我叫他，他总能立即回答“到”。仅这一个字，这一生就足够了。

## 父亲的拐杖

■赵武勋

父亲膝下有9个子女，我是最小的一个。我和他之间，有着相当一段年龄差。因此，在我的记忆中，父亲的形象是与他各种各样的拐杖并存的。

我儿时那些年，父亲的身体还算硬朗。为了养活一大家子，他每天起早贪黑，风里雨里地忙碌着，以至于后来过早用上了拐杖，用以支撑他疲惫不堪的身体。

父亲的拐杖，有时是一段竹竿，有时是一截树枝，有时干脆是下地劳作时本应扛在肩上的锄头。那时，家里生活条件艰苦，苦得有时让父亲的拐杖派上了另一种用场。记得有一次，家里来了客人，父亲和母亲想方设法弄来两斤猪肉。开饭时，我馋得直流口水。可肉本来就少，当时那么多孩子，还有客人，我又能分到多少呢？我又哭又闹，母亲、哥嫂接连哄劝也无济于事，弄得客人也极其尴尬。我的不懂事，惹怒了父亲。他将我拖到屋外的一棵核桃树下，痛揍了我一顿。父亲那次揍我，工具是那段时间他常用的一根竹子拐杖，直到把竹子差点揍成了“刷把”（农村刷锅的工具，将一截竹子划细做成的）。

中学时期，是我成长岁月里最艰难的时期，也是我一生最无法忘怀的日子。那段日子，父亲的拐杖，撑起了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。那时，我家人普遍生活贫困，与我同龄的孩子，能读完小学的屈指可数。我是个例外，从初中到高中，无论什么样的境遇，从未动摇继续上学的决心。家人们也都竭尽全力供我上学。特别是父亲，他在几乎拆完了屋里的木板、隔空再取一根房椽（旧时支撑瓦房屋顶的木头）变卖的情况下，又卖掉了为自己准备的棺材。

即使这样，父亲还是无法负担我上学的开销。他只好成天拄着拐杖走家串户为我借钱，家里的日子也变成拆东墙补西墙、借完南家还北家。我能够想象，每次小心翼翼地走进别人家，父亲的心里该有多不自在。

我敢断定，父亲对我倾其所能的支持，不仅仅是“百姓爱儿”那么简单。正如我后来背着他报名参军，他得知后，除了惊讶、不舍外，更有一份认同。那天，父亲没有拄拐杖，倚在门框上，目送我远行。没承想，那次离别，成了我和父亲的永别。

我考军校那年的一天，父亲按惯例出门去疏通村里灌溉农田的水渠（这件差事工作量很大，每年却只有不多的工资。父亲为了早日还清欠账，硬撑着捱了下来），返回途中，因积劳

成疾倒地不起。

听说父亲最后一次用拐杖，是他突然感到病情有点“缓解”时，不顾家人反对，拄着拐杖艰难地前往可能与我有联系的朋友家，一来探听我的消息，二来向他们交代，“不能把我生病的消息告诉他，即使死了也不能说”。谁都明白，父亲不想影响我考学。我读军校后的第一个寒假回家，才知道父亲离世已有大半年。他从未见过我穿军装的样子，也没能分享我考上军校的喜悦。

父亲离开的这些年，我无数次在梦里见到他，醒来时又泪流满面。我怀念大雨天父亲被迫闲下来，让儿时的我有机会躺在他怀里，放肆而幸福地摸他硬硬的胡茬；怀念父亲用白粉笔，帮我把整个中学时代唯一的那双白球鞋上的污渍巧妙遮盖；怀念每次周末回家，父亲总是与母亲分工，把我脱下来的衣服洗净，再在火塘边烘烤，直到烘干才去睡觉的夜晚……

念着父亲对我的这些“好”，我脑海中又浮现出他拄着拐杖，步履蹒跚的样子……

## “军娃”早当家

■洪静山

### 家庭秀

捧起漫天飘落的思念  
堆个和我一样的雪人  
再插几束阳光  
装点它洁白的笑容  
让它陪我一起  
守护高原  
守护你

董朝鑫配文

### 定格

前不久，军嫂陈香玉带着孩子来到火箭军某团探望丈夫肖冬冬。立冬那天，初雪不期而至。图为一家三口沐浴着冬日的暖阳，一起堆雪人的温馨画面。

孙梓茵摄

### 说句心里话

2014年6月，我的儿子洪诗宸出生。我和妻子有了更多欢乐的同时，对柴米油盐的关注也更多了。我对家庭的照顾有限，妻子承担起了养育孩子、赡养老人的大部分责任。

因为从小目睹妈妈的不易，儿子特别懂事。有一次，他同学过生日，给大家分了蛋糕、巧克力。别的小朋友吃得津津有味，他却找到一个干净的袋子，把这些食物包了起来，晚上回家后带给他妈妈。或许是书包里放的东西太多了，蛋糕、巧克力被挤得变了形。儿子满脸委屈。妻子见状，赶紧拿起一块巧克力，边吃边说：“真好吃啊！”儿子这才把眼泪收了回去。

去年12月，我调到另一个城市工作，妻子带着儿子不久也搬来。为了方便儿子上学，我们在他的新学校附近租了一个位于7楼的房子。房子有些老旧，楼层太高，还没有电梯。每天上下楼好几趟，母子俩一开始真有点吃不消。有一次，妻子爬楼梯时，落后了儿子两个楼层。儿子折回来对妈妈说：“妈妈，走不动了吧，我来背你吧！”妻子倍感欣慰，把手轻轻地搭在儿子的肩膀上。母子俩一前一后，有说有笑地到了家。

今年10月，组织安排我到某仓库值班一段时间。仓库位于市郊，比较偏僻，必须全时值守。我到仓库报到那天，本就有耳鸣旧疾的妻子患了突发性耳聋，医生建议住院治疗。但是，妻子如果住院，孩子就没人照顾，身边又没有亲友可以帮忙。好在妻子是学

医出身，药品又是非处方药，她就到药店购买了注射药品和器材，自己在家兑药打点滴。但她毕竟不是专业护士，好几次都扎出了血。组织了解到我的困难后，积极协调驻地医院的护士来家里为妻子打点滴，这才解了燃眉之急。

后来，我听妻子说，我不在的那段日子，儿子把她照顾得很好。她渴了，儿子马上帮她倒水。她感到冷了，儿子赶紧去拿热宝。她给自己扎针流血了，儿子还会安慰她：“妈妈，不要害怕。爸爸去值班，我是男子汉，我可以保护你。”

组织考虑到我的困难，安排另一位同志周末代班，让我回家休息。从周六上午到家到周日下午返回，短暂的时间里，我尽可能多地陪伴妻子和儿子。那天，归队的时间很快就到了，儿子对我说：“爸爸，我要送你下楼。”我既惊讶又感动：“上下7楼多累啊，别送了！”儿子眼里透着坚持：“爸爸，我一定要送你，我现在就穿衣服。”我只好点头同意。下楼的时候，我伸出手。他似乎明白了什么，赶紧牵住我伸过去的手。

快到一楼的时候，我劝儿子，外面冷，不必送到门外。儿子却说：“爸爸，你拿的东西太多，我给你扶着门。”说完，他让我先走。外面寒风呼啸，他打了一个寒颤，又很快地跑过去。一时间，我的心里不禁发酸……

返回单位的路上，我心里五味杂陈。由于我不能经常回家，孩子早早便懂事了。我能做的，或许只有在干好工作的同时，为孩子树好榜样，帮助他在人生路上行稳致远，让他以后可以骄傲地说：“我的父亲是一名军人！”

本版投稿邮箱：jbrjrt@163.com

## 家中再添“浪花白”

■陈 昊

一旁总是听得非常认真。我和妻子每次休假旅行，家辉都自告奋勇当我们的司机兼摄影师，路上便拉着我给他讲部队生活的趣事。我手机里存着很多和妻子的合影，都是他的杰作。他还不忘自嘲：“我这个‘电灯泡’太不容易了。”饭后，我俩会主动“承包”洗碗工作，聊着天，哼着歌，一个负责洗第一遍，另一个负责冲净。岳母还曾笑着说：“没想到，这小子倒是跟姐夫聊得来。”

或许是性情相投，或许就是人们常说的“不是一家人，不进一家门”，我和

家辉的关系如同亲兄弟，他还时不时唤我“哥”。

记得一个周末，我接到他的视频请求。接通后，我感觉到他的失落：“哥，我不同意我当兵。”

岳父年纪大了，近几年身体也不好，他希望家辉能在大学毕业之际，找个稳定工作，早日成家。以岳父的性格，一旦做了决定，很难改变。

看到家辉失落的样子，我和妻子也不禁为他担心，便请他来驻地青岛住段日子。那次，刚到青岛，家辉便提出去海军

博物馆看看。走进展厅，他认真观看每件展品，聆听讲解员的讲述。当他走近停靠在室外码头的“中国第一艘驱逐舰”时，突然举起右手敬礼，眼神非常坚定。那一刻，我相信，选择当兵是他经过深思熟虑的，是他真心向往的。

当天，我和妻子拨通岳父的电话，把家辉在海军博物馆的表现告诉岳父。岳父在电话里沉默了一会儿，说：“告诉家辉，我支持他，一直支持他！”说完这句话，他哽咽了。

体检前的一个周末，一家人视频，家辉“缺席”了。岳父说，家辉最近一直在跑步加练。过了一会，家辉出现在视频中：“哥，我3公里及格了。”满头大汗的他，神色难掩喜悦。

“厉害！”我向大家竖起大拇指。“笨鸟先飞，总不能给咱军人家庭拖后腿吧。”他话音刚落，全家人都笑了……



### 家事

距离家辉入伍已两个多月了。因为疫情，我和妻子当时无法回老家送他。家人发来的视频中，家辉身着海洋迷彩，胸前戴大红花，肩披绶带站在列车前，看起来非常兴奋。我也由衷地为他感到高兴。

家辉是我妻子的弟弟。我和妻子在海军某部服役，岳父是退伍老兵。我们这些“大人”平时只要聊起部队，家辉在